
二曲集

序

儒者之學所以順陰陽明教化凡天地終始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成敗理亂之經莫不修之於身而措之於事及其被於物而薫陶長育以成就之也如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怡然相率於不自知蓋以
學術而正人心其重且大如此藍屋
李先生以理學倡闗中以躬行實踐
爲先務自入倫日用語默動靜無一
不軌於聖賢中正之說而尤以悔過
自新一語爲學者入德之門建鏡勢

綱發膝起膭學者或親受業於先生
或聞先生之緒餘而私淑向往者幾
遍天下也予嘗考有宋諸儒及元明
以來相承之次第爲學之本末立說
之同異蓋三致意焉而先生亦論之
詳矣謹之於視聽言動由之於學問

思辨博文約禮下學上達循序以致精者考亭之學也先之以立大本繼之以求放心曰易簡曰覺悟其後貫知之繼與使人靜時常覺動時常定澄瑩本體以去其逐物之流者則自金谿以至姚江之學也顧其詆訶翻

齬則以着意精微爲墮沉以留心傳
註爲榛塞訓詁支離考辨玩物重爲
朱門遺議而攻象山陽明之短者以
其守虛無之說昧天理之眞詆訾聖
賢捐棄經典甚至大乘上根聖胎聖
果直等於書是口談東魯而手援西

竺此流分派别之所以異也然朱子之學先之以窮理要之以居敬歸之以主一淳熙中還自浙東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又與何叔京書以爲静中須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深悔當時方好章句訓詁之習無一的實見處則亦未嘗不合於象山之說而觀象山文集所載又未嘗不教其徒讀書其與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陽明之在螺川與諸生談論謂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之成功豈不誤已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至大此時亦似隱隱

已知流弊而漸還轅於新安矣豈岐
途合轍之所以同也今先生會萃群
儒之說而折衷之以獨見其大要以
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兼
盡姚江考亭之旨先生之言曰末流
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

達失之恍惚虛寂故須救之以考亭
而世之闢姚江至諱言上達惟以見
聞淵博辨訂精密爲學問之極有稍
知向裏者又祗以克伐怨欲不行爲
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亦非所以
善學考亭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修

已立教之大凡矣曩者毘陵守駱公
敦請先生講學江左時予令驥沙得
晨夕奉教深與定交別後先生德愈
邵道益尊爲
當宁所重屢徵不起惟孜孜以闡明學
術救正人心爲至急歲辛未高子嵩

侶覩學秦關究心理學因式廬而請見焉適先生及門高第弟子王爾緝心敬彙先生散藁成集遂捐俸付剞劂癸酉冬刊成予序其簡端程子曰聖人之學不傳則無眞儒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世有先生

學者考道問業因以上追關閩濂洛之遺緒其有功於人心學術者顧不大歟因書此以質之先生

康熙甲戌之孟春閩中鄭重拜題

附

司寇鄭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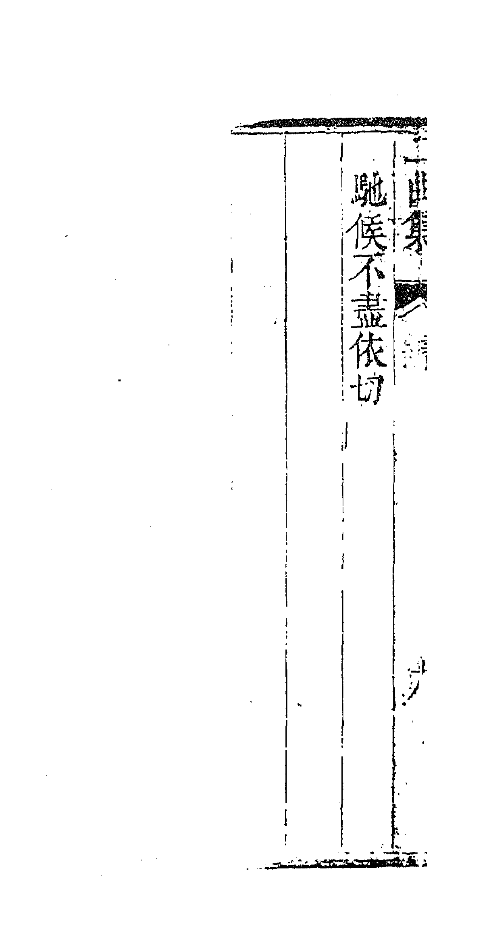
驥沙講學之年早覘絳帳泰國持衡之日希晤芝倉私計生平所服膺者惟我徵君先生之理學德業迄今猶令人仰企山斗也向以承乏鄉試夙夜在公遙望二曲之閒悒悒莫能馳候左右常耿耿爾嚮門人高子居恒仰慕道範每以無由親炙爲憾近幸覩

學闕隴禮謁講壇擬捐清俸求著述鴻篇登
諸梨棗果肯出其緒餘以傳世否茲値敝門
人惠生以登第錦旋特附小函奉訊道履知
惠生夙奉絜訓久列門墻計其將來有需次
民社之責還祈高明所見豫示以修己治人
化民成俗之方俾行其所學有以仰報君父
者即因以不負師傅是所厚望也新任富平
令君蔣諱陳錫雅慕道範幸進而教之諸不

盡佈

又

恭讀二曲集知老先生力學彌篤著述彌勤洵當代之真儒也每思濂洛關閩之後相距數百年求其留心道脈繼往開來不啻晨星落落今西望而有李二曲南望而有王姚江竊為斯文之幸敬擬一序文未雅馴而獲附於大集以並傳實與有榮焉特託高子崙函



馳候不盡依切

學憲高公書

恭惟老先生海内眞儒閩中正脉道惟實踐折衷朱陸樞機學有淵源炳烺呂馮薪火彌縫絶業不習太平十二策之文汜獲高風止結金華四先生之隱鳳翔千仞卓爾不群詔避三峰灑然無累誠士林之矜式而學圃所儀型者矣憶自道杖南來曾聆提倡於臯比座下未得摳衣請益私心竊以爲憾嗣僞

還山高臥道德彌尊趨謁徒勤未由親炙猥以黷識謬任衡文雖客邇通德名賢擬附式閭之義俾得聞所未聞藥其固陋祗緣鹿鹿星軺尚稽造謁有違大君子之教皇風企仰時切怦怦而瓣香攸屬不能自外也頃出春明時往別敝老師鄭少司寇拳拳以名山著述爲念命措百金[illegible]佐剞劂茲先具四十金尚俟馳到餘容續致外又鄭夫子寄贈四十

金一侪賁奉素稔老先生一介辭受於義必嚴但從嘉惠後學起見存此織眉得褒盛舉雖不敢謂仁者之粟實出薄俸所分非世俗應酬可比萬希勿却須發工人得副鄭夫子千里敦勸之意則爾公竊叨有榮施矣伏惟

台茹臨啓曷勝翹瞻

二曲集序

二曲李先生所著諸書予最嗜愛如四書反身錄亦既儕爲之序矣近關中諸同人謀刻先生平日著述總顏之曰二曲集予得而卒業竊窺先生之學全在躬行其躬行之實在發憤改過或曰呂文簡語錄二十七卷馮恭定全書二十四卷諄諄於安

貧改過之閒關中士大夫夫人而能言之矣予謂先生之安貧改過葢非托之空言實有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明崇禎壬午太翁勤王事以討賊殁於中州之襄城先生尚幼日夜泣血太夫人在堂不可遠訪遺骸太夫人殁服闋康熙庚戌步詣襄城虔禱城隍招魂抱主歸至誠感神羣鬼

夜哭閩邑共聞詳邑宰張公記中太夫人之生也督學杜公旌節歿也督學鍾公表墓閩司張公修塋總臺鄂公建祠將臺馮公撫臺巴公道臺郎公等致祭郡守董公等增廡建坊先生顯親揚名亦可告無罪於二人矣乃先生終不自安毎謂覓歸齒耋不如瘞玉之爲愈也節旌名傳不如貧

養之無闕也從此食不甘衣不華獨居堊室自號罪人覺終身在過中終身在欲改未改之中視僅僅較一言一行之偶誤而圖維日新者其深淺何如也或曰布衣常帶之士夙限於時而不得不貧垂紳戴縱之儒偶失其勢而不能不貧先生布衣其貧也宜予謂先生可以貧可以不貧可以

貧而貧人能之可以不貧而貧人不能也

自癸丑督撫以地方隱逸薦奏

旨促之赴屢辭以疾戊午當路又以海內眞儒薦徵書如雷終以疾辭辭不允絕飲食者五晝夜遂閉自靖觀顧寧人諱炎武日知錄載贈先生詩有曰從容懷白刃決絕却蕭槭然則先生之貧先生之學之力之胆

爲之也使先生之學之力之胆不至此則
其貧未必至此或日此皆衆動岡非石隱
者流常與吳康齋並傳乎又聞王心齋之
答陳御史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
我不由跡先生生平之學未必以康齋爲
由也泰和羅氏稱康齋辭官一節足以靡
頑立懦江浙吳氏稱康齋𢘆凡四上清風

峻節稟乎千古按康齋辭官時年已七十矣廉頑立懦清風峻節固加人一等戊午之役先生方壯年止以一人生無資養疾未祔蒞極之嫌言又迹

丹詔毅然爲之而不悔所謂躬行大率類此方今年益高養益邃閉戶謝客過此以往無論康齋非其足之地即文簡恭定恐亦

不足歟鄙也知先生之躬行而後讀先生之諸書庶可以得先生之萬一也乎
旹
康熙庚午夏六月
洪洞同學弟范鄗鼎敬識於木鐸樓下

二曲集序

自古道學之傳先河後海源流井然其間絕而復續起墜振衰固由天心啓佑實人事有以纘承之紹往緒而廸來茲匪偶然也曩者臨安駱公以命世才來守吾郡惓惓於人心世道之防一日學宮講藝謂諸生曰當代有二曲李先生者諸生聞其人

乎余向令盩厔知爲理學儒宗執弟子禮
師事之今當遣介折簡延致毘陵與諸君
子修明正學濂洛關閩之盛可復見也已
而先生至阜比書院執經問業者雲集毘
陵人士無不知爲李先生者余是時方釋
褐歸里聽其微言緒論欣然嚮往君未幾
駱公憂去先生西歸余亦以赴選入都未

追卒業歲辛未余奉有視學西秦之
命竊幸典型在望仰止匪遥下車後造廬而
請見焉即其氣宇冲和狀貌淵古較之在
毘陵時道氣更深爰受其書讀之貫徹本
原折衷同異一洗支離蔽錮之習邃然歸
於至正益信先生之書蓋以身言而不徒
以言言者也方先生生長西陲崛起於荒

崖寂寞之間不由師資毅然以正學術紹微言爲已任其爲學也身體力行由下學以漸幾乎上達篤志潛修不求聞譽當路大臣訪知其學行疏薦於

朝屢檄嚴催堅卧不起其高風峻節塵視軒冕屹然有鳳翔千仞之槩跡其道高身隱雅不欲以著述自鳴門人裒輯其所見聞

計若干卷彙而成集其發揚道妙類皆感觸於學者質疑請益之際而於吾郡爲尤詳嘗考吾郡之先龜山楊文靖北學程門歸而講道東南留毘陵十有八載一時名士咸左右之歷元及明絕續不一維東林號稱最盛熹廟禍　起諸君子相繼羅織七十餘年斯道久晦學者不復知有身心

性命之理先生起而闡揚先緒炳然日月中天疑者析迷者悟若昏聾之方醒若沉痾之驟起豈非其心源印合上接文靖而下與高顧諸君子後先一轍乎余服膺先生之教已久而又忝司文衡具有表章斯道之責使先生之書不傳則先生之教不顯非所以崇實學示後世也適司鐸鄭夫

子由京邸致書亦諄諄以名山著作爲念

余因仰承師志割俸付梓用襄盛舉工竣

之日將以刊布澤宮風勵後進庶幾闈中

之士知所景從且使海內之有志斯道者

尊所聞行所知由此而進德修業當有日

新上接諸儒之傳遠窺千聖之奥是則先

生立言之志也夫

康熙甲戌季夏三秦學使高爾公敬題於

長安官舍

新刻二曲先生集序

聖學至明季而大明實至明季而大晦蓋自門戸之獎興重悟者恥實修重修者罕實悟恥實修者或至以力行爲徇迹罕實悟者或至以眞知爲鶩空東林雖嘗折衷調停而持論過刻至以深文鍛成姚江莫須有之罪而沒其撥本塞源不可攙之功亦終無以服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心而鬭其不平之鳴迄於今朱陸薛王之辨紛紛盈庭而于聖同歸一致之理遂不復可問諸儒先補偏救獎之旨亦遂如齊楚秦

晉之分疆別域而不可相藉文甚者如吳越之大怨深寃而終不可相能門之內自尋矛盾洪水猛獸之禍不烈於是矣其弊始於倡教者矯枉之過直而其後遂中於人心世道而不可卒解　二曲先生崛起道敝學湮之後不由師傅獨契聖眞居恒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一洗從前執方拘曲之陋而獨以大學明新止善之旨為標準其言曰眞知乃有實行實行乃為眞知有眞本體乃有眞工夫有眞工夫乃為眞本體體用一原天人無二信斯言也博文約禮天德

吾道一以貫之不惟世儒門戶之獄片言可折即朱陸薛王之學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不悖而反相爲用并異同之形亦可以不存蓋自是而聖學始會極歸極於孔孟矣自昔論者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王文成接孔孟之眞傳然皆不免於偏重之勢以啓天下後世紛紛之爭自 先生出而不爲含糊兩可之說而數百年不決之訟獨能悉泯於無形以融諸一途相携而論將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接孔孟之眞傳者識者知其端有攸歸矣 先生之書南北雖傳

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覩大觀爲憾
辛未秋今　司寇冨沙鄭公　學憲毘陵高公慨然
以興起絕學爲已任捐俸合刻而諸同人亦相與量
佐共襄盛舉工始於辛未仲冬竣於癸酉季秋昔眞
文忠表章朱文公之學於師長沙之日王文成刊布
陸文安之書於撫江西之年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朱
陸之學傳天下而大行後世者君子以爲二公羽翼
之力居多今以　先生大中至正之學得　二公以
名德重望表章而刊布之行見家傳戶誦雖五尺童

子莫不曉然知聖學自有正宗嫡派而數百年紛爭
是非之端自此悉泯孔孟久湮之學自此日昌而月
著則　二公闡興正學之功文忠文成不得專美於
前矣其集末附義林記事及李氏家乘者見　先生
一門忠貞道德先後相承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
勵俗是又　二公振頹興偷之盛心云

郿縣受業門人王心敬百拜沐手題

二曲集序

二曲先生之書反身錄梓於學憲洄水許公家長兒輯五重梓於鄂慶府署其平日論學之書四方既各梓有專種而少司徒雷沙鄭公學憲武進高公仍復彙爲二曲全集行世盖先生之書南北傳布久矣而或者謂先生之論學也立本主盡性守身主循禮致用欲其成己成物至其論讀書又專主反身實踐似先生之學僕且迂於世俗皆好習尚或相違焉嗟乎聖賢之學何爲者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之道內之存

心外之守身而已推之人欲其共同歸於善考之古欲其實獲於已而已今試思立本而非盡性本可得立乎守身而非循禮身可得守乎致用而非已物兼成亦何貴此用者且讀書而不能反身實踐則讀書又奚爲豈學専主於記誦詞章供吾輩掇科第希富貴取悦當世而已乎癸未冬

天子西巡詢先生動定諭令兩臺徵詣行在欲有諮詢先生堅以疾辭大中丞鄂公遂以反身錄二曲集進

上命詞臣細心看閱一時翰苑諸公進奏云李某反身

錄發明四書之理大指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
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可為君子世世可躋唐虞真
堪羽翼朱註此書流行有裨
聖治不淺其二曲集亦皆辨正昌明與反身錄相為表
裡至哉斯言先生之書大旨於此可見先生之學其
要歸亦於此可知而謂可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比
類而觀乎彼以先生之學為樸為迂者得毋以世俗
口耳之見豢之歟 珣夙佩先生之教讀其書者數十
年於茲矣竊有見於先生之學為孔孟有體有用經

世善俗之學今讀諸公進奏之語深服其見之精卓而得我心之同然也於是附記諸序之末以告吾黨讀先生之書者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冬十月朔日三原李彥瑆

重五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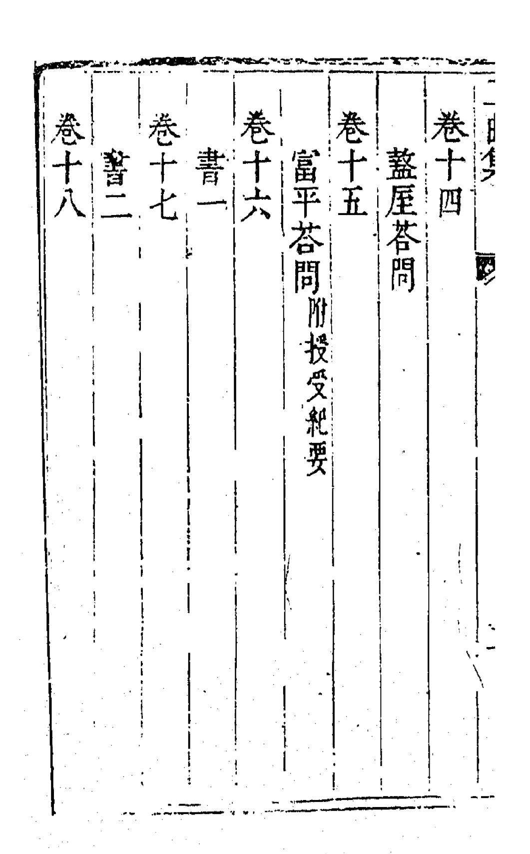
小引

吾師二曲先生崛起關中以一身任綱常名教之重繼往開來爲世儒宗浙內學士大夫仰若泰山北斗祥麟瑞鳳渴欲覩其言論風旨以當親炙而先生平日講學明道之言散見於同州富平江左山右板行者各自爲種覩彼遺此未窺全豹　小子暨二三同志每思彙輯合刻顧卷帙浩繁爲費不貲茲謬不自度除自新說觀感錄關中書院會約三種乃先生手筆學髓係先生傳心要典不敢妄有芟減其餘學人所

錄先生荅問之語謹撮其要同書牘雜著勒為斯集庶觀者無望洋之歎而先生言論風旨之槩具是矣言言發於天籟出自性靈不離日用常行洩千古不傳秘密明眼人觀之當自莫逆於心然觀先生之言固足以淑身心振頹俗抑先生生平足以淑世而振俗者僅言也乎哉有先乎言者矣壁立萬仞之操百世而下聞其風者猶將頑廉懦立矧生同其時乎懿德之好人有同然因好興感毅然思奮則先生扶植世教砥礪名節之功有不可得而諉者矣

鄠縣門人王心敬沐手謹識

二曲集目錄



悔過自新說序

歸余令二曲治先訪賢得李子弱冠潛修聖賢自備即已知其必爲大儒無疑也以處士禮聘之登已再游華嶽得一聯庸言娓娓道氣翩翩自先生大人以及擔夫樵子無那知其躬行實踐學問淵源且共推余物色之先是余知其必爲大儒者茲固人人而皆知爲大儒無疑也今夏杪以悔過自新一册覿余意嘗悔過自新則李子所得切實功夫拈以示人不作英雄欺人語也或不無淺近視之以爲悔過自新一

中材能事未必便稱聖修余謂下學上達聖教炳如明德新民初非二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即當以天地萬物爲新以天地萬物爲新即當以天地萬物爲過天一日不新便不能覆便是天過地一日不新便不能載便是地過物一日不新便作腐朽便是萬物之過天地萬物有一日之不新便非位育便是君子而不能致中和之過就一人言之則一身之悔過自新固無窮盡就天地萬物言之則爲天地萬物之悔過自新更無了期孔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顏

氏子克己復禮稱不二過然則志道君子洗心内治痛自刻責者當何如其皐皐也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過為過一己之新為新悔過自新之時義大矣哉先儒有言滿街都是聖人余謂滿街能悔過自新安見滿街之不可為聖人又云箇箇人心有仲尼余謂箇箇能悔過自新安見箇箇之不可為仲尼此誠李子窮年所得切實功夫舍是而尚頓悟墮野狐禪驟語神化虛譚性命不過英雄欺人諱李子之所不道余之所不願聞余故發之知其為大儒無疑也

橫渠涇野而後道不在茲乎

順治歳在彔兆涒灘爪月之朔前令盩厔十朋翁友

人樊𡸉謹𤔡

小引

余小子童年喪怙三黨無依加以屢罹變故飢寒塊壈動與死鄰既失蒙養之益又乏受學之資由是耳目所逮罔非俗物薰炙漸久心志頗移有百感以叢身無一善而可錄負天地生成之德孤慈親家門之望每一念及惘然自失茲幸天誘厥衷靜中有悟謹識其意於册仍引證以前言往行聊代韋弦私用儆醒既已失之於始猶冀慎之於終雖不克盡人道於垂髫之前庶或脫禽獸之歸於弱冠之後云爾同志

者雖無過可悔亦不妨更勉之

多懃夫李顒

二曲集卷之一

悔過自新說

盩厔李顒中孚著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卽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

其所爲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然雖
淪於小人禽獸之域而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顧人自
信不及故輕棄之耳辟如明鏡蔽於塵垢而光體
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於糞坑而寶氣未嘗不存
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光體寶氣自
爾如初矣何嘗有少損哉
世固有抱美質而不肯進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
一簣自棄迨其後雖明見有善可遷有義可徙必

且自誘曰吾業已如此矣雖復修善人誰我諒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間耳苟向來所爲是禽獸從今一旦改圖即爲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從今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當此之際不惟親戚愛我友朋敬我一切人服我即天地鬼神亦且憐我而佑我矣然則自誘自棄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

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
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止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
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
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
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
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
謂心不妄用功不穕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
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庸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

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疑者曰六經四書卷帙浩繁其中精義難可殫述悔過自新寧足括其微與也殊不知易著風雷之勇書垂不吝之文詩歌維新之什春秋微顯闡幽以至於禮之所以閑樂之所以淑孔曰勿憚曾曰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

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問青囊皆前聖已效之方而傳之以救萬世之病非欲於病除之外別有所增益也同經書垂訓實具修齊治平之理豈專爲一身一心悔過自新而已乎愚謂天子能悔過自新則君極建而天下以之平諸侯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非包舉統攝焉

教人須從咽喉處下刀學問須從肯綮處着力悔過

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已苟眞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天地間道理有前聖偶見不及而後聖始拈出者有賢人或見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證斯已耳寻園庸人也懵弗知學且孤苦顚頓備歷窮愁於夙夜寐旦苦揆精研中忽見得此說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他故敢揭之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湯置之是猶惡貧女之布而甘自凍者也

前輩云人生仕宦大都不過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愚謂舍悔過自新必不能立身亦非所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達福善禍淫之理每務躬行而資冥福動謂祈請醮謝可以獲福無量殊不知天地所最愛者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積善之家也人苟能悔過於明則明無人非悔過於幽則幽無鬼責從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則必浩然於天壤之內可以上答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吾之德性欲圖所以新之此際機權一毫不容旁貸
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辟如飲水冷煖自知久之德
充於內光輝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
用功全在自己策勵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
者復其故之謂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沈朝而升
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若於本體之
外欲有所增加以爲新是喜新好異者之爲而非
聖人之所謂新矣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蓋人之所造淺深不同故其為過亦巨細各異擬而剔之存乎其人於以誕登聖域斯無難矣

衆見之過猶易懲支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

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
護之意以爲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愼獨要焉
幾者事之微而吉凶之所由以發端者也易曰知幾
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
復行故無祇悔也吾儕欲悔過自新當以顏氏爲
法

吾儕既留意此學復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爲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着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不靜極則不能超悟況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至精不能剖析豈平日一向紛營者所可辨也

悔過自新此爲中材言之也而即爲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諸過皆起於一心直下便剗却根源故其爲力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積久靜極明生

亦成了手但其爲力也難蓋上根之人頓悟頓修
名爲解悟中材之人漸修漸悟名爲證悟吾人但
期於悟無期於頓可矣

聖人之學下學上達其始不外動靜云爲日用平常
之事而其究則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苟有
纖微之過尚留方寸則性必無由以盡性既不能
盡則命亦無由以至而其去聖功遠矣故必悔之
又悔新而又新以至於盡性至命而後可
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

新之不已庶幾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晝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爲肖子在宇宙爲完人今日在名教爲賢聖將來在冥漢爲神明豈不快哉

昔人云堯舜而知其聖非聖也是則堯舜未嘗自以爲無過也禹見囚下車而泣是則禹未嘗自以爲無過也湯改過不吝以放桀爲慙德是則湯未嘗自以爲無過也文王望道未見武王儆几銘牖周公破斧缺斨孔子五十學易是則文武周孔並未嘗自以爲無過也等而上之陽燧陰伏旱乾水溢

即天地亦必且不見以爲無過也然而兩儀無心
即體勿論至於諸聖固各有其悔過自新之旨焉
但聖人之悔過處及其自新處與凡人自不同耳
蓋必至於無一念之不純於理無一息之或間於
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必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而
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雖愚夫婦有可循高之
至於神聖不能外此悔過自新之功所爲括精粗
兼大小該本末徹終始而一以貫之者歟

横渠先生少喜談兵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康定中聞范文正公仲淹爲陝西帥遂上書條陳兵務仲淹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質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乎中庸一編授焉先生乃大感歸讀之遂翻然志於道然未知所從入溺於釋老者累年後悟其非始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請與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上蔡先生少博洽見程子於扶溝從受學詳次舉書史無遺失程子曰賢記憶何多也抑亦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慙汗浹背面發赤因請爲學之要程子告以靜坐於是遂時時靜坐又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巳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巳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先生曰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程子喜而告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

晦菴先生初年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某年十五六時留心於釋蓋嘗師其人尊其道而篤好之年二十四始見延平李先生言及學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
破綻罅漏百出自此悔悟力改無復向來病痛矣
草廬先生五歲日誦數千言夜讀書達旦母憂其勞
過節膏火調適之先生伺母寢輒篝燈誦習遂博
通經傳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問經傳奧義
服之太息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不可測也所
著易春秋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精明簡潔而
禮纂言於禮學爲尤功晚歲頗悔悟遂專以尊德
性爲主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爲學之本其言

日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遡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

〇三百五十二字

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
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武
侯亦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
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
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蹈其後者乃
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
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
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
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

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

敬軒先生初欲以詩文鳴世後從魏范二公講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嘗曰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舊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又曰一毫省察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近溪先生年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不當埋沒於舉業自棄厥身於是一意以正學自任一日讀敬軒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舊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

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是時如大夢得醒遂於稱人中稽首師事焉後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亟矣心病則未也先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倦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忘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

成結習君今湯甚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陽明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

南瑞泉大吉守紹興時從學陽明先生時時請益爲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陽明曰何過瑞泉歷數其事陽明曰吾言之矣瑞泉曰何言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陽明曰良知非是我言瑞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爲佳也陽明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瑞泉笑別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陽明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點之落自難住脚此

正入聖之機也勉之瑞泉拜謝山是得學問致力
肯綮處
董蘿石渠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日夕吟詠至廢寢食遺
生業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陽明
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
上坐陽明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
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秦曰吾聞
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

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陽明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

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傞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蒸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即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

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自是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而乃以吾爲苦耶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

楊庭顯少精悍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

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即夢寐中怨艾深切至於感泣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凡言語行不順耳曰書之盈室著之累帙符曰如有憮寘牧予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其自刻責者類非形見獨發明以示戒檢身嚴而安所止取善博而知所擇人患忿懥則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則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庭顯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

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
自感悟到母牀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
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
是元遂修行孝道究成佳士
徐庶少好任俠擊劍嘗乘忿殺人白堊突面披髮而
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
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識者而其黨伍
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
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其

止乃早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悉習經業義
理精熟與諸葛亮相友善俱爲一時名士
周處性兇狠縱情肆慾州里患之一日問父老曰今
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
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
蛟幷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乃入山
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
處與之俱經久之不出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
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

吳尋二陸特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期年州府交辟卒為節義名臣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

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

人而吾曹乃多以一眚自棄惜哉

二酉集卷之一終

學髓序

盩厔李先生之振絶學於關中也不啻耶耳其名葵如焉灸其純玉如焉醉如焉紬其論議孛如淵如焉宊㚇如焉而復日如月如焉於爍哉其殆橫渠先生恭定公後一人耶戊申夏先生至同不啻耶追隨於廣成觀復追隨於合莊子之書室首請朝聞夕死之義先生開示大指擲鎚篤摯且日年踰半百不急了當心性終日沈酣糟粕中究於自心何得爾時茲然自失恨見先生之晚而先生亦不以不肖爲弗可語

遂以學髓見示學髓者先生口授含章子以切要之旨而含章子手錄者也讀之戚戚於心亦手錄而歸未幾偶繙學蔀通辨擬圖四起狐猜弗入適承先生遠詢近修之況輒狂妄請質朱陸異同及陽明先生晚朱歸陸之說先生復札娓娓近千言大抵謂誠得本體循下學之規由階級而進則能得御聖學十二關亦可借以收攝保任若學者不徹性地即圖理道做工夫總是門外惟煮空鐺耳將何成耶又曰行年如許未必再如許不但文章功名至此亦不得即目

○三百五十二字

下種種見解果終靠得否耶須當自覷自認自覺主宰旣而先生再至吾同細加廸誨兼示以全體大用之學不肖聞於是忍然汗下始知先生之學以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爲明本始以紫陽先生之道問學爲做工夫脈絡原自井然私心妄生枝節今試取聖經一章詳加翫味平也治也齊也修也正也誠也而必先致知是知之必先致也審矣致良知之說有漏義乎物格而后知至是物無格之之功則知之必不至也又審矣誠正修齊治平於何措手道問學之說有

漏義乎先生獨探奥秘勘破朱陸兩氏補偏救弊之苦心而一以貫之滴骨之血一口道盡有功於斯道有功於天下萬世豈尠小哉學髓之旨蓋專爲合章子及不肖琪下針從槪年踰半百及行年如許之言可以會矣合章子不忍秘之篋中刊公同志不肖琪因述述悟之關賴先生惓惓開發者如此其欲立欲達之心蓋廓乎無垠哉嗟夫人誠致力於斯髓也庶骨遍靈矣

教下生張琪題

序

余之獲久侍盩厔李先生也實自今日始乃余之深知盩厔李先生也非自今日始蓋自十年前族姪客盩邑備傳邑有李夫子者幼孤無師自奮自立其志以萬物爲一身萬世爲一世任道擔當風力甚勁其學以會衆理一天人內外兼盡無所不務爲實際上自當道諸公紳衿哲士下至農工商賈兒童走卒賢愚共仰遠邇翕推余聞之心肅神往亟欲就正顧年衰多疾跋涉爲艱郵筒請教往返有年每以不獲同

堂覲面爲慼丁未春先生東遊太華余喜之如狂遂偕二三同志拜見未幾別去夢寐不忘友人省菴王君與先生合志同方素稱莫逆今夏偕含章白君肅車奉迎比至多士擁侍請益踵接志淹博者則以淹博質志經濟者則以經濟質先生爲之衷經史之謬酌事機之宜聆者震慄踴躍自謂有得然總末緩本是講學之膚非學之骨也既而志道德者以進修質先生諄諄迪以懲忿窒慾窮理集義靜存省有養瞬息有考程聆者戚戚戚然動於中自謂得所從入

然治病於標可謂得學之骨非學之髓也最後曰君以向上一機請先生欣然告以安身立命之旨脫去支離直探原本言約而道大詞顯而理精自君題曰學髓誠哉其爲學髓也陶付梓以廣其傳學者誠斂華就實惟髓是急得其髓則骨自健膚自豐無所往而不可否則膚骨雖或無恙而元髓不充虛弱將見而却走矣恐未見其能濟也余故亟序之以爲多士諗

同堤枕流居士王四服題

序

先伯兄嘗受學于少墟馮子故余自髫年即聞有所謂正學者輒私竊嚮往顧汨于俗學苦無從入荏苒積習祗是舊人魚魚齊齊徒增老大之悲茲幸天假良緣得拜見二曲李先生乃始抉秘密藏而剖示之有圖有言揭出本來面目直捷簡易諸繁支離之障恍若迷津得渡夢境乍覺者先生無隱之教有造之德天高地厚何日忘之時六月六日也越翼日叩以下手功夫先生又為之圖列其程序次其說反覆辨

論極其詳明惟恐戲于他岐始信先儒所謂有眞師友乃有眞口訣也此千聖絕響之傳余何敢私故梓之以公同志

同州白煥彩識

二曲集卷之二

學髓

二曲先生口授

同州教下生白煥彩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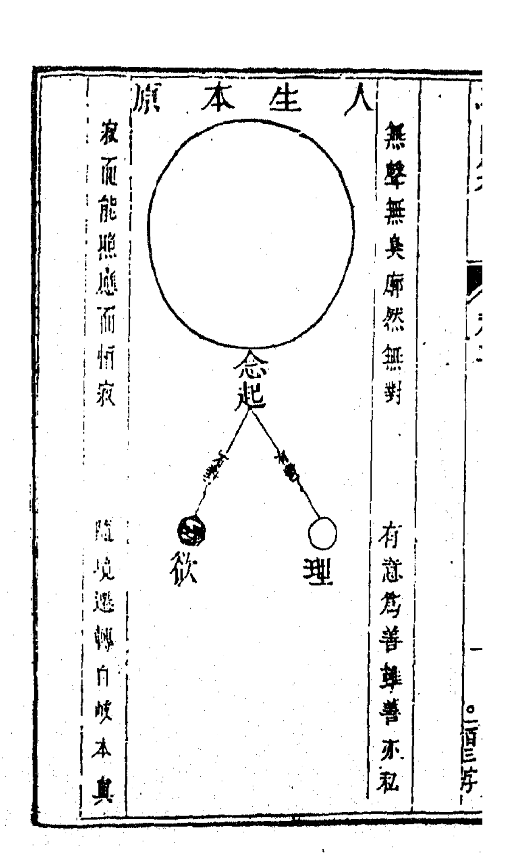
同州門人馬棫

李士賓

馬逢年

馬棫士

蒲城縣門人甯維垣仝校


人生本原
無聲無臭廓然無對
有意為善雖善亦私
念起
欲
理
寂而能照照而恒寂
隨境遷轉自昧本真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生時一物不曾帶來惟是此來死時一物不能帶去惟是此去故學人終日孜孜惟事此為人生第一要務動作食息造次顛沛一注乎此而深造之以求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安此謂之安身立此謂之立命

目賴此而明耳賴此而聰足賴此而重手賴此而恭四端五常三百三千經綸參贊賴此以為本本苟不立徒以意見擬議徇迹摹倣則襲之與集行之與由毫釐之分天淵之謬

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時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

問此不過一己之靈原何以塞天地貫古今曰通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皆此靈原之實際也非此靈原無以見天地萬物上下古今非天地萬物上下古今亦無以見此靈原是以語大語小莫載莫破

人人具有此靈原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亦惟

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知之耳曰知後何如曰知
後則返於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知體本全不全不足以爲知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
見之以爲知見相一立執着未化終屬半鏡
一內外融微顯已應非後未應非先活潑潑地本自
周圓有所起伏自玺大全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
不燭順應無不咸宜若無故起念便是無風興波
卽所起皆善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可則可法事業

烜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無事有爲之爲君子不與也

無念之念乃爲正念至一無二不與物對此之謂止

此之謂至善念起而後有理欲之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正與邪對人禽之關於是乎判所貴乎學者在愼幾微之發嚴理欲之辨存理克欲克而又克以至於無欲之可克存而又存以至於無理之可存欲理兩忘纖念不起猶鏡之照不迎不隨夫是之謂絕學夫是之謂大德敦化

問遷轉由境遂而不見安有遷轉曰若要不見除非世上無境自己無目學問之道正要遇境徵心心起即境起境在即心在心境渾融方是實際

境不止於聲色貨利凡人情之逆順世路之夷險窮通得喪毀譽壽殀皆境也一有所動皆欲、自岐自離愈趨愈遠不遠而復足稱大勇

當下便是不學不慮無思無為一用安排即成乖違是自梏真趣自戕生機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順此生機方是活人曰

充月著完其分量方是人中之人立人達人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於千萬人由一方以至於千萬方使生機在在流貫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虛明寂定

此神明

齋戒其德之靜坐

要務也

昧爽香 鷄鳴平旦與此相近起而應事易於散亂先坐一炷以凝之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急坐一炷以續夜氣

戌亥香 日間語默動靜或清濁相乘須坐一炷以驗之果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

問得力之要曰其靜乎曰學須該動靜偏靜恐流於禪曰學固該動靜而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動而不妄昔羅盱江揭萬物一體之旨門人謂如此恐流於兼愛羅曰子恐乎吾亦恐也心尙殘忍恐無愛之可流今吾輩思慮紛拏亦恐無靜之可流

新建論動靜合一此蓋就已成言方學之始便欲動靜合一猶未馴之鷹輒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即新建之盛德大業亦得力於龍場之三載靜坐

靜何可忽也

然則程必以香何也曰鄉俗度對香便別限之一炷以維坐性亦猶猢猻之樹狂牛之栓耳曰每日三坐不亦多乎曰吾人自少至長全副精神俱用在外每日動多於靜今欲追復元始須且矯偏救弊靜多於動庶有入機三度之坐蓋爲有事不得坐及無坐性者立若夜能持久則不在此限

水澂則珠自現心澂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爲基三炷爲程齋戒爲功夫虛明寂定爲本而靜而虛明

寂定是謂未發之中動而虛明寂定是謂中節之和時時返觀時時體驗一時如此便是一時的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聖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聖人終其身常常如此緝熙不斷則全是聖人與天爲一矣齋者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或靜或動覺有一念之不如此便是不齊即齊之使齊戒者防非止惡肅然警惕之謂也終日乾乾保攝乎此而已矣此外種種才技凡可以震世耀俗而垂休聲於無窮者皆從此泄此之賊也夫我則不

暇

問虛明寂定之景若何曰即此是景更有何景虛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嶽則幾矣然亦就景言景耳若著於景則必認識神爲本面障緣益甚本覺益昧

問醒時注意未真亦覺有此趣夢裏未免散亂奈何曰夢裏散亂還是醒不徹一醒果徹一自然無夢即夢亦不至散亂

寐時漫無主張死時又將何如寐爲小死死爲大死

不能了小死何以了大死故必醒如此寐亦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存順沒寧是善吾生者正所以善吾死也

歲月易過富貴如電吾身尚非吾有身以外何者是吾之有須及時自策自勵自作主宰屏緣滌慮獨覷本眞毋出入毋動搖毋昏昧毋倚落湛湛澂澂內外無物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逈出此一念萬年之眞面目也至此則無聖凡可言無生死可了先覺之覺後覺覺此也六

繹之經後世經此也大學之致知致此也中庸之愼獨愼此也論語之時學習學習乎此也孟子之必有事有事乎此也以至濂溪之立極程門之識仁朱之主敬窮理陸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甘泉之認無非恢復乎此也外此而言學即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籍是名玩物著述積案充棟是名喪志總之爲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臆蔽也久矣

問心何以有出入曰心無出入有出有入者妄也須令內緣不出外緣不入不爲窮通得喪毀譽生死

所動提時振時惕不使懈惰因循生昏昧不倚見聞覺知不落方所思想始可言心

○二百一十字

三曲集卷之二終

跋

余以性命大事就正於二曲李先生已三詣二曲矣似有醒發終未了徹友人白含章氏學邃識淵近以年迫遲暮於斯益切切焉遂同洮党生惟學肅迎先生先生高蹈有年而淑世覺人之念未嘗少懈故不憚跋涉比至遠邇名流咸駢然萃忘貴忘年一時爭趨其門博辯者詢倣傚者恭朝夕寅侍先生爲之剖惑析疑令人惕然深省如涉溟瀛海莫窺其際精快之語各有紀錄學髓一編尤爲秘要啟人心之固有

闡昔儒所未發洵正學之奥槪羣經之血髓也非超然神悟其孰能與于此自君契若宿習珍惜槧鉛用廣於世俾同志者獲睹是編渙然怡然憬悟斯旨嘉惠之功不亦宏且多乎余竊嘆服迥不揆蕪陋敬跋數語以誌始末云

澔城王化泰跋